

某城印象

該怎麼和別人談起這麼一個假期呢？喀噠喀噠喀噠的城市充滿噪音，偶然遇見寒冷的一段時日，學著貓一樣的蜷縮之餘才偶然記起家的不遠處有座施工中的工地，白日喀噠喀噠地嗥叫著，準時於十二點休息一小時。滯留在房間之中似乎不是度過假期的方式。所有人都告訴我說此地厭渴的天氣仍會持續好久好久，足夠做好幾個連續的夢，醒來時已是假期尾聲。

記得你曾經和我說想要一個人去旅行，最近你真的去了，到達北台灣某處鄰近鐵道的小鎮，天氣尚且晴朗，鄰近山腳的聚落中能夠看見幾座老舊的木質房屋。有著大片空白的午後，你隨意地穿過幾條無人的巷弄，跟隨著電線桿延伸的路線移動到小鎮的另一端，順道經過當地人口中據說鬧鬼的洞窟。街道旁低矮的水泥磚牆上有隻肥胖橘貓昏沉，你放輕了腳步接近（貓還是被吵醒了），倏然自午睡驚醒的橘貓依舊慵懶，抬頭睨向你時帶著責備。你親暱地向其微笑。那隻貓的瞳眸讓你想起了小時擁有的一整罐玻璃彈珠，想起彈珠摔碎時迸散的銳利碎片。喵喵叫了幾聲後橘貓躍下牆頭，最終消失在遠處。

回來時你向我坦白這並非是你所謂的旅行，更像是被困在某部極其乏味的公路電影，人物扁平，車窗外的風景不斷循環，而你越來越困、越來越困，終於在電影敘事的轉捩點前忍不住睡著。在那之後你是被驚醒的，夢見了隻躡足走向你的貓。回程時你所搭乘的區間車緩慢行駛，在一個個生陌地名的站牌前開門、停頓，然後走上來幾名眼神疲憊的路人。那些路人全都在某站蜂擁而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車廂中只有坐在對面的老者和你，還有火車喀噠喀噠的聲響。越來越困了，空氣瀰漫著細胞瀕臨死亡的味道，為此你感到懼怕。

※

最近我總是會想起曾經被稱之為家鄉的某城。無來由地。似乎在遷移出某城前的那一段時間裡總有些印象深刻的事。

我永遠記得舊家附近的幾處公園，對於幼童來說過於高聳的石質溜滑梯是隻蟄伏的獸，在深眠之際悄聲無息地趴臥，一名名孩童懵懂地自其光滑背脊向下滑落，排隊攀登的隊伍越來越長。我仍記得夏日裡被曝曬得發燙的巨獸表面，能在皮膚上留下陽光味的刺痛紅印，輻射出的熱度消融在嘻笑聲中，悠悠地持續了一整個玩樂的下午，直到大人們牽起孩子的手，忙著回家。我想不起來第一次站上滑梯頂端是什麼樣的感覺了，但在巨獸死亡的那天我難過了好長一段時間，被灰綠色鐵皮圈住的公園正在喀

喀喀地分解龐大軀殼。在那之後，也許獸群們想起了被擱置許久的計畫，集體在深夜裡緩慢穿過滿布衰老公寓的城區，穿過狹小的街道槎枒，緩慢地遷徙、計劃就此離開某城。

所以某城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呢？似乎很久以前就遭遇過了這個問題，禮貌地詢問我許多有關於某城。該怎麼回答呢，於是吐出了幾個字，斷斷續續地拼湊出令人疑惑的句子。

「那裡啊？」我低聲語道，「也許是處什麼都沒有的地方。」想起行駛時的車廂搖搖晃晃，自遠靠近的列車忍不住地嗚咽，捷運延伸的路線早就佈滿了城市，湧入車廂的人群被馱著載運到另一個地方，日復一日。可以去到好高好高的樓在年與年的交界時總是著火似地迸發光彩，可以去到動物們集體聚集的所在遇見猩猩猴子老虎終日忙著發獸，或是再轉乘某班車、頭也不回地遠離某城，希望著越快越好。但記憶中舊家的街衢附近僅有那巨獸長眠之處，之後變成植滿花草樹木的公園，此外似乎什麼都沒有了。

國小二年級以前我們搬遷出了某城，打包完一個個房間後把堆積的紙箱通通送走，在某城留下的生活只有日漸抽長的大樓，逐步蠶食著外牆斑剝、生長著紊亂電線的一幢幢公寓簇擁，好幾處包裹著灰綠色鐵皮的所在又開始響起喀噠喀噠喀噠的輕噪。不過那對我而言已是發生於遠方了，聽聞的任何一切有關遠方都是水底遠處的發聲，需要停滯於逐頁撕去的日曆中，好久後才能到達，令人在得知的當下不禁恍惚。我以為所謂的嶄新生活便是進行著更換地址的儀式，儀式後就能夠在不甚熟稔的城市裡無心晃悠、游離。

我不確定是否真是如此。在遠離了童年輕飄飄地追索時光，時間越來越快地流逝，空缺的腔體內盛滿了一個個迷離的夢，很快驚醒，依舊在繁瑣的日常皺褶裡偶爾失速。這才想起曾經收到、來自某城國小同學的來信，多數的語句由歪歪扭扭的注音構成，似乎仍被夾在某本書中，在潮濕的居所只能漸漸泛黃。

直到我即將脫離被長而又長的試卷紙緊密裹實的十七歲了，有人說那是個作繭自縛的年紀，吐絲般地纏住了自己，於是嚮往起繭殼外的世界。嶄新的生活原來是在當前居住此城的不斷風化、大量磨耗，咣噹作響的青春其實脆弱無比，搭車上學睡覺作夢，隔天再複製貼上地過活。在風大的此地城市乘著公車一路顛簸移動，晃蕩之際越來越困，車窗外的風景模糊褪色，蘇醒時這才驚覺自己不知道究竟身在什麼地方。

我始終沒能夠徹底地遠離某城。費力地帶上所有匆忙移動，自一處到另一處，原來只不過是帶著對某城印象的遠走。關於我現在居住的城，我可以輕易地說出火車站附近有哪幾家私藏的冰淇淋店與豆花店，可以輕易地背誦出班次少得可憐的公車時刻表，但我卻不甚遺失了大多數的街道名稱，以至於在向他人描述確切所在時不免語塞

許久。至於熟悉的街區以外，大抵都是令人恍眼、空無一物的場景，某城影子漫漶過來，沒有巨獸，沒有散漫地像是電影般的情節發生。寫滿注音的信是這麼寫道的，要記得回來看我喔，某某留。

所以某城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可能像是你到達的那處小鎮有著橘貓慵懶打盹，身為外來訪客的你誤將日常生活與體驗新奇的旅行混為一談，僅僅經過無事發生的幾個午後便能聞到你所散發的、感到厭倦的氣味。畢竟是個無聊的地方哪，除此之外才是屬於他人的故事他人擁有的有趣生活。某城的印象有時出現在時間黏合處的縫隙，城市靜謐地枯萎變老、或拆除重建；某城的影子讓後續遷移到的城市漸漸喪失了類似異邦的感覺、然後同化，這些都彷彿暗示，所有生活的殘餘最終是為了填補印象的缺漏，熟練地懷念我認為的某城，甚至只是構築著童年所瞥見的某城角落。

喀噠喀噠的城市充滿噪音，又讓我想起了被分解破碎的獸。曾經我也像你一樣收藏著一整罐的玻璃彈珠呀直到搬家後再也遍尋不著。曾經我也像你一樣搭上了某班級將駛離的列車呀，抓著搖曳的吊環與路人一起沉默，已開啟的車門外頭是否與你所想的截然不同？很快就要成年，或許又要再次經歷搬遷，拖著生活兜兜轉轉地回到某城，或去到更加遙遠的南方。到時候和你談起假期，我們可以計劃著尋遍關於獸的蹤跡，不論是否到處都能看見某城輪廓的殘留、不論某城的影子是否相隨，這都將會是一場需要好久好久的遠行。